



公視人生劇展《我的阿嬤是太空人》



當《芭娜娜上路》還在後製時，《我的阿嬤是太空人》也通過了企劃案，悄悄地滑進我的生活，開始前製。《芭娜娜上路》講的是一個阿公的故事，而《我的阿嬤是太空人》就是在講阿嬤了。一前一後都寫老人，難怪有人問我說：「你是不是有童年創傷，長大要靠拍片來做戲劇治療？」

在台南拍片，有種一解鄉愁的不思議感。故事裡的許多場景，都曾是我童年記憶中的地標。我十八歲便北上求學，畢業後留在台北工作至今，再過幾年，我留在台北的時間就跟在台南一樣久了。我常在想，到了那個時候，我究竟算是個台南人，還是台北人？於是我打算在對故鄉的回憶逐漸模糊之前，回去捕捉一些還沒被時間巨輪碾碎的歷史憶痕，把曾經在童年時期的感動與愛，透過影像來做個紀錄。

在台南市政府的大力協助下，我們得到許多在台北難以享得的「行政資源」。首先感謝台南市政府「新聞及國際關係處」的蘇恩恩處長與專員林昱瑩小姐的熱心協調，讓我們順利借到台南車站、台南署立醫院、成功國小，及其他漂亮的拍攝場景。再加上所到之處，大家都歡迎我們來拍片（包括住宿的康寧園與署立台南醫院），在地的熱情讓我也格外感動。

異地拍片，最麻煩的就是資訊不足。我們在找尋主場景上花了很大的功夫，卻一直無功而返。距離開拍只剩二個禮拜，我們卻還找不到合適的主場景。正著急不知從何下手之際，我的天才老媽竟挨家挨戶地問人「什麼地方適合拍片？」人不親土親，真有好心的鄰居指出某棟房子，屋主曾出借給電影相關科系的學生拍片。我們透過他聯絡到屋主，找到一間座落於中山公園對面一間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築。那建築已被台南市政府列為古蹟，是少數在台南存留下來的日據時期的房子。和室的空間讓整棟屋子採光良好，幾乎沒有一處角落是陰暗的，再加上空透的室內設計，拍起日光戲來層次十足，替影像增添不少空氣感。誤打誤撞還能找到好屋，我只能說這個劇組上輩子有燒香，燒的還是檀香。

台南天氣好再加上拍攝場景彼此距離近，減少許多跑點的舟車勞頓，因此場次從四十五場爆增到六十五場。拍片時情緒一直都很緊繃，深怕拍不完、拍不好；再加上從拍攝第一天開始，流感病毒就像玩捉迷藏一樣輪流上每個人的身。錄音師育智開工第一天就發燒流鼻水，拍到下午就被送到醫院吊點滴（其實那時我們正好在台南醫院裡拍戲，他不過是從五樓走到急診室罷了，哈）。有趣的是，片子拍到一半，還會有醫生跑進來幫生病的劇組人員問診（感謝台南醫院的莊仁賓醫生）。邊拍片還有醫生隨行，這種待遇應該在好萊塢也算少見吧。儘管一堆人掛病號，大家還是很努力把戲拍好。

這個故事或許多少帶些自傳性成份，因為劇中小玉與阿嬤的關係，就是我小時候的童年回憶。也許我真的是靠拍片來達到戲劇治療的目的吧。哈！

6.29 | 新小婦人

喬跟貝爾都察覺到了納特的缺點，就是他的軟弱，有時候還會撒謊！為了約束納特，貝爾向納特說：「如果今後撒謊的話就打我吧。」有天納特不小心摔破了艾米勒田裡的西瓜，可是他卻不敢承認。真相大白後納特按照約定打了貝爾，沒想到這卻比自己挨打還要難受，於是納特發誓從今以後再也不撒謊了。

7.03 | 故宮奇航《帽子改造秀》

欣賞古畫時，你會發現古人的帽子都是獨一無二的喔！因為這些都是一針一線縫紉出來的，所以每一頂的造型都非常特別。除了美感之外，帽子的功能也很重要，有些為了防風保暖，還會用動物的毛皮作為材料呢！民族國小的小朋友看完故宮的名畫《歲朝歡慶圖》和《百子圖》之後，進行了一場帽子改造秀；你也不要也製作一頂屬於自己的帽子呢？

7.05 | 我的這一班《泥娃娃》

紀婕班上的婷鈺，原本是一位活潑可愛的女同學，但是某天逛街回家途中不幸遇到色狼，差一點就遭到色狼性侵犯得逞，結果對她造成很大的心理創傷，不但行為脫序、功課退步，甚至還有輕生的念頭，讓師長、同學擔心不已，好在有媽媽以及紀老師的關心與協助，終於讓她能夠走出陰霾，迎向陽光。